

论加兹达诺夫小说《克莱尔家之夜》的存在主义意蕴

曾 澄 戴卓萌

(黑龙江大学 ,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俄侨作家加兹达诺夫在早期创作中,从存在主义角度对人存在的描写已初见端倪。这些作品均以第一人称叙述,所描写的人物、地点、事件均通过叙述者的感受展现出来。叙述者的意识成为一根竖轴,连接了有时看似与叙述环节毫不相关的各种事件。本文对该小说的存在主义文学特征进行剖析,以揭示作者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

关键词 :存在主义 ; 自由 ; 死亡

中图分类号 : I512

文献标识码 : A

1 引言

盖托·伊万诺维奇·加兹达诺夫(1903—1971)是一位作家兼文学评论家。他出生于彼得堡一个奥赛梯人家庭,父亲是林区管理员。加兹达诺夫曾在波尔塔瓦武备中学和哈尔科夫中学学习。16岁他加入自愿军,一年后加兹达诺夫随军队撤退到克里米亚,后流亡到土耳其。1922年,他在君士坦丁堡完成了第一部短篇《未来的宾馆》。1923年,加兹达诺夫移居巴黎,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的大部分时光。在巴黎,他当过司机、机车洗涤工、钳工,教过法语和俄语。失业时,也曾夜宿街头。1928—1952年期间,尽管他已成为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然而迫于生计,当了一名夜班出租司机。加兹达诺夫在长篇小说《夜路》(1940)中,描写了他所熟悉的巴黎底层人的生活。“二战”后,《菩萨归来》(1950)一书的问世为他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与生活的保障。作家一生著有9部长篇(《克莱尔家之夜》、《亚力山大·沃尔夫的幽灵》、《苏醒》等),37部短篇(《黑天鹅》、《幸福、第三生命》、《过错》、《乞讨者》等)、数十篇文学随笔(如《在法兰西》等)和评论。在加兹达诺夫的艺术世界中,生活呈现为残酷与抒情两个方面,其中不乏浪漫与乌托邦的描写。在作家早期的创作中,从存在主义角度对人的存在的描写已初见端倪。这些作品均以第一人称叙述,所描写的人物、地点、事件均通过叙述者的感受展现出来。叙述者的意识成为一根竖轴,连接了有时看似与叙述环节毫不相关的各种事件。俄侨文学评论界在评论加兹达诺夫的小说时,常将他与纳博科夫、加缪、普鲁斯特作比较。¹他因自己的存在主义主张而被誉为“俄罗斯的加缪”。²

2 存在主义哲学与存在主义文学

存在主义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一战”之后,科学、技术、文明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同时人们也发现没有了归宿感,孤独、冷漠、焦虑、空虚的情绪在社会中蔓延开来。“存在主义是资本主义世界精神危机的特殊形式和概括,是一个哲学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王克千 1984, 20)这一哲学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自由选择。它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与自由,认为人生活在无

意义的宇宙中，无须遵守既定的规则，但在存在的基础上，人可以进行不断的自我创造，以使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存在主义哲学最早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丹麦学者索伦·克尔凯戈尔（1813—1855）。他提出存在先于本质的理念，其意义是指人的生存是被动的、命定的（如人不能选择自己的性别），然而人可以利用自己命定的存在，去创造自己的本质。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有雅斯贝尔斯、马丁·海德格尔、保罗·萨特和加缪。雅斯贝尔斯继承克尔凯戈尔的基督教存在主义，主张追求上帝，哲学应从“存在者”——“人”出发，关心其在危机中的生存问题。海德格尔在他《存在与时间》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存在主义这一称谓，并使其理论化、系统化。他提出，人有自我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自由，忧虑、恐惧使人通向存在。

存在主义文学兴起于“二战”之后，主要表现在战后的法国文学中，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50年代达到高潮，60年代起渐渐衰落。存在主义文学是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它否定艺术的认识作用，认为艺术家的目的仅仅是创造自己的世界，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和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艺术地再现客观世界。”（王永奇 2004, 41）在这种“非理性”思想的支配下，存在主义文学的主要内容往往是描写荒谬世界中个人的孤独、失望以及无限恐惧的阴暗心理。存在主义作家的创作千差万别，甚至同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反映的思想也是大相径庭。因此有一种观点，有多少个存在主义作家，就有多少种存在主义。存在主义文学在思想方面有着反传统性，在艺术手法上对传统有着继承性。存在主义文学是存在主义哲学的表现形式，存在主义哲学是存在主义文学的思想核心。鲜明的哲理性成为了存在主义文学最大的特点。

3 小说的存在主义特征

《克莱尔家之夜》是加兹达诺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1929年。小说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末，故事开篇是主人公尼古拉·索谢多夫与他心爱的女子克莱尔10年后在巴黎克莱尔家中重逢的场景。他们的重逢并不像久别的恋人一样情意绵绵、缠绵悱恻，而是压抑的、有克制的。克莱尔是一位容貌美丽的法国女子，追求者众多。尼古拉对她一见钟情，但是他们却从未在一起过。克莱尔后来嫁作他人妇。尼古拉的童年生活并不都充满快乐和幸福，频繁迁徙。父亲是守林人，晚上常给他讲故事。母亲是个沉默而又敏感的人，常常陶醉于书籍之中。小尼古拉8岁时父亲姐姐相继离世。柔弱的母亲天天沉浸在悲痛之中。尼古拉进入武备中学学习，在那里他与周围的同学格格不入，难以适应学校的生活。之后他转入贵族中学，在那里他与16岁的克莱尔相遇。克莱尔聪明、美丽，是一个娇媚的小姐，这一切都吸引着尼古拉。克莱尔有一位严厉的母亲，她对尼古拉并无好感。一天克莱尔突然告诉尼古拉，她已经完婚。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尼古拉顿时失去了一切知觉，只是麻木地听完了一切。之后克莱尔在母亲和丈夫都不在家的情况下邀请尼古拉去她家，但是尼古拉并没有赴约……之后他再也没见到克莱尔，把她深深地埋在了心底。1914年，国内战争爆发，他参加了白军，开始了颠沛流离的野战生活。

小说以日记形式写就，整篇小说不在意对情节的描写，文中没有设置惊心动魄、扣人心弦的转折点，小说的外部事件也没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作者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大胆的尝试，自由地融合了各个时间层面，允许大范围的失真、情节的转变与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互相交错，主人公的感受似乎牵动整篇小说和他的人生经历的发展。作者对人物的思想、心理描写细致入微，使人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小说中人物的呼吸，触及到他们的轮廓，带领读者一步步进入人物丝丝入扣的心理变化，催人泪下。在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时，作者夹杂了大量的景物环境描写，以展现人物的心理变化过程。作者对天气、环境、自然景色的描写生动、丰富、准确，在人物感情基调基础上对外部环境的描写都精准地表达出尼古拉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犹豫不定的感受。在克莱尔邀请尼古拉去她无人的家中时，作者这样描写道：“我想跟

她一起去，但是我心里又在告诉自己不能去。雪还是像往常一样下着，雪沫飞扬消失在风中。风雪中慢慢升腾起一团团我那时所知道所爱的一切，然后又慢慢消逝。”风雪环境的烘托使小说的场景真实而立体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将人物失落、无助、徘徊的内心淋漓尽致地揭示出来，作家以此引领读者走进主人公的内心世界。

《克莱尔家之夜》按存在主义小说的特征以第一人称方式叙述，以此完整地集成主人公的回忆、感受等存在的情感范畴。成为叙述对象的不仅有所发生的事件，还有主人公内心的感受及反应。作家的任务就是以相应的形式，捕捉最细微的内心活动，并把它们固定下来，使个体的主观感受获得了最大的客观性。重要的不是小说所描写的事件，而是作者对这些事件的反思。如果读者了解作家的生平，那么就会明白，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当时的历史事件乃是革命、国内战争和分崩离析的俄罗斯社会，这些都是曾身为一名白军战士、后成为侨民作家的尼古拉·索谢多夫的个人经历。存在主义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都是“真实的”，尼古拉这个角色就是作家自己的“化身”。作者没有将小说中的人物进行夸张、戏剧化的描写，而是展现在当时处境中的真实状况。存在主义小说注重反映人物在道德、理智、欲望相互交错时，正义与善恶并存时必须做出的选择。在这种极端的境况下人物的内心左右为难、犹豫不已、难以抉择。面对难以抉择的境况人的内心往往是压抑、急切、焦虑，甚至是愤怒的。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潜意识会最自然、最真实、最彻底地表露，人性的复杂和情感的错综迷乱都在存在主义小说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事实上，每一种哲学和艺术体系都在试图以其特有的方式解决关于人的问题。存在主义的实质在于，人创造了以人为中心的存在概念。在存在主义思想家看来，人及个性独特的不可复制性毫无疑问属于绝对真理。加兹达诺夫所关注的正是人的存在、生活的意义、个人的命运与抉择、自由与个人、对自己及他人的责任、信仰与非信仰、人的使命及死亡观等问题。

通常，存在的意义是集中在某个有着此时此刻的情绪和冲动的个体的生存中，这样的个体往往成为存在主义作家创作的始发点。另一方面，这一特定个体的存在也可以成为人类生存的典范。

4 “绝对自由”与“他人即是地狱”

存在主义将世界对立于人。世界被理解为某种不可理喻的宇宙，这样一个宇宙不服从于任何规律，它充满了荒诞，不易受逻辑思维的影响。人被抛到这个世界上，进入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情境中。人一出生便是一种存在，不具备本质（善或恶）；而获得本质的方式就是“自由选择”，亦即不受任何道德原则、社会规范的约束和制裁，完全由个人意志支配而做出抉择。面对庞大的世界，人命定处于充满悲剧性的孤独之中。小说的主人公尼古拉处身于萨特所形容的存在主义式的恐惧和令人作呕的环境中，存在于加缪的所谓无聊之中。萨特认为，人在事物面前，如果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自由选择”，这个作为个体的人就丢掉了个性，失去了自我，不能算是真正的存在。“萨特在 1938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恶心》就表达了这一观点：以‘自我’为中心，认为人是其存在先于本质的一种生物，人的一切不是预先规范好的，而是在以后的行动中才形成的。”（何胜莉 2006, 99）

尼古拉在 16 岁时自愿加入白军，也并不是经过多方面考虑而做出的选择，就因为他身处白军的占领地。哪一方会赢得战争并不是他主要关心的事情，只是出于对新的、未知事物的追求，同时为了体验一下战争。她的母亲在失去丈夫、女儿的情况下已经完全经受不起儿子去参加战争的这一打击，曾是骑兵大尉的叔叔维塔利亚也不完全支持他去随军作战，且他死去的父亲也不喜欢这支队伍。小说中这样写道：“傍晚我去与母亲告别。我的离开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她央求我留下，为了能够离去留下她一人，我使出了 16 岁年龄所有的残忍，因为我选择参军的原因，并不是有坚定的信仰，也没有充满令人鼓舞的热忱，只是出于突然的好奇以及希望战争中的新事物可以使我获得新生。”“她站在前厅门边，沉默

着，无力地看着我，眼睛缓慢地一睁一合，仿佛一个从昏厥中刚刚苏醒过来的人。”作者描写的离别场景让人动容，虽然一切外部条件都不支持他，但尼古拉还是承受着巨大的亲情压力毅然走上了参军之路。萨特提出：“他人即是地狱”。这一观点看似与“人有选择的自由”观点相矛盾，每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但对于选择后产生的结果，每个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在选择的过程中，面对的最大问题就是他人的选择，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每个人的自由就有可能影响他人的自由，所以称“他人即是地狱”。尼古拉的选择造成最大痛苦的人就是她的母亲，母亲想尽一切办法想挽留他，但都阻挡不了尼古拉遵从内心的选择。作者这一安排透露出了存在主义“自由选择”的思想。

5 “存在”与“死亡”

在存在主义作家看来，死亡的存在是最主要的。在加兹达诺夫叙事主人公的语言中，“死亡”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词语。在小说《克莱尔家之夜》中，常常有对死亡的思考和论述，小说中设置的情节均以不同的形式触及这一主题。在尼古拉小时候的儿童读物中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有关于一个孤儿男孩的故事；他亲眼看见一个在狩猎时被误射的小官员；对死于伤寒的儿时小伙伴迪克夫的回忆；还有记忆中闪现的众人被处死的画面。总之，小说中的死亡不仅是残酷的客观事实和社会剧变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而且还是主人公从思想上回归存在哲学范畴的推动力。海德格尔认为人的“烦、畏、死”情绪是人生最基本的内容，只有面对死亡，人才能彻悟自己的处境，从一片孤独、虚无中正视自己的存在，反顾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觉察到自身的自由和责任。死的恐惧是一种极限的恐惧，它可能是卑下的、日常的恐惧，也可能是高尚的、超越的恐惧。尼古拉和他的父亲均对死亡充满了神秘感。尼古拉回忆到，他的父亲无法忍受那象征着死亡的宏亮的钟声，钟声在他看来是一种不可理喻而又充满敌意的东西。这种对死亡的恐惧遗传给了尼古拉：“我活得很幸福——如果人可以活得很快乐的话，尽管在其身后的空气中飞掠而去的是纠缠不已的阴影。死亡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想象力也使我深陷于其中的深渊，它们如同死亡的掌控者。我想，这种感觉具有遗传性：难怪我的父亲如此不喜欢使他想起不可避免的末日的东西；这个勇敢的人在这里感到了自己的无助。”在尼古拉看来，童年时代见到的春天田野上亮丽的雪堆成为死亡独特的隐喻。在阳光下闪耀的白雪显得松软、肮脏，这在男孩的内心引起了绝望和不可名状的恐惧。这种“透明而又遥远的忧郁”之感作为人之希望的枉然的回忆，冲击着他的心灵：“我想象着春天的田野和远方的白雪，想象着只要迈出几步，就会看见肮脏、融化的残迹。——再也没有别的了么？——我问自己。生命在我看来就是：我在世上生活若干年，走到最后一刻然后就会死去。怎么？就再也没有别的了么？”这种童年时代对死亡的抗拒后来转化为对神职人员的反感。在军队中尼古拉认识了一位叫丹科的军人，他是一位和善爱笑的好战友，曾在国内战争时所有的军队服过役，多次成为俘虏。每次他讲诉自己过去的事迹的时候，大家都问他是否害怕。丹科总是承认自己非常害怕。也许战胜害怕的第一步就是承认它，战胜死亡的恐惧也标志着最大地战胜了死。人不仅害怕自己的死，也害怕他人的死。

主人公偏重理性的勇敢，对死亡的恐惧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对在死亡面前失态的胆小鬼极其藐视。死亡作为一种盲目的、不可预知的和人人都要面对的力量，对无耻之徒和英雄是同样无情的。死亡成为加兹达诺夫这部小说的主基调。

6 主公爵的存在主义色彩

尼古拉·索谢多夫把卸去痛苦的负担和消除与世人的隔阂视为自己的天职。他竭力要对现实加以协调，使之服从于理智的规则，以达到某种和谐。然而，他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被创造出来的现实依然是虚假的，无论如何都无法改变存在的荒诞性质。事实上，尼古拉希望通过努力，改变混乱的世界，从中汲取美感，并以此暂时克服自身对世界的偶然性感受。这就是加缪号召的对荒诞的存在进行的反抗。关于人的悲剧性的无助和巨大世界性恐怖的思

想成为存在主义哲学最主要的思想。世界处在自我界限之外，由物质世界和他构成。存在主义哲学所研究的对象是从一开始就有意与世隔绝的人。社会的作用在存在主义者看来是否定性的：社会侵入到个体的精神生活中，用传统的观念和道德准则限定个体的自由。在存在主义作家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异化，世界丧失了人性，且对人具有侵略性。

在现代世界中，人际关系遭到破坏，每一个人在孤独中对立于不幸的命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无法消除。个体向他人突破、以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都是不可能的。存在主义者否定由时间、伦理和宗教规定的友谊、爱情、家庭、尊重等传统的交际形式，因为这些因素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意义，只有道德关系被保留了下来。

在小说《克莱尔家之夜》中，主人公与他人的关系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生存空间，而心灵上的距离始终无法消除。在尼古拉那里，与另一个“我”发生对话的尝试并没有架起交际的桥梁，主人公也没有为克服孤独去努力。相反，驱动主人公的愿望是接触未知的存在：“我喜欢某些人，但没有特别接近他们。这时，在他们中间会留下某种说不清的东西，虽然我知道，这个说不清的东西应该是简单、普通的，但仍然不由自主地为自己制造出幻觉，如果没有说不清的东西，这些幻觉是不会出现的。”友谊被认为是最紧密的情感联系，这一联系如果没有将“自我”融入到他人的主观性中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人在同他人发生交际时，必须学会在关键时刻放弃个人利益。而尼古拉非但不善于放弃自己的孤独，也不善于向亲近的人袒露心扉，因此他只能毫无遗憾地告别客观上因他的缘故而离他远去的那些人。主人公将情感上的亲近视为“自己的损失”。只是在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自己所犯的过错：“我为这个过错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我失去了一个最珍贵的机会：我只是从理论上去理解‘伙伴’和‘朋友’这样的词语。我做出了难以置信的努力，在自身建立起这一感觉；但我只是做到了，能够明白和感受到他人的友谊，那时我蓦然地感觉到了它。当出现死亡或者衰老的幽灵时，当诸多同时获得的东西现在又同时失去，它就变得尤其珍贵。”

使尼古拉回到过去的是他对克莱尔的爱情。这种感情是对未经验过的感情莫名的向往。尼古拉明白，克莱尔之所以吸引他，是她不仅属于另一个社会，而且属于另一个他难以企及的世界。总体来说尼古拉的这段感情是一段失败的感情，他与克莱尔的关系从头至尾都是模糊的、朦朦胧胧的。他与克莱尔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社会差距。但对爱情的向往，克莱尔对他的吸引力，使他把与克莱尔在一起当作了一个理想，一种生存的希望与动力。

7 结束语

主人公尼古拉生活中的全部经历说明：存在的剧情不由人所主导，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乃是各种事件，人无力使现实屈服于自己。个体对世界、他人以及自身的认知是有限的，他人的意识是无法渗透到另一个“我”的硬壳之中。与他人的意识发生对话只能是一种虚构，并不能从另一个“自我”中得到真正的回应。

小说《克莱尔家之夜》的不朽之处在于：作家塑造了史诗般的宏伟画面，在主人公身上建立起和谐、色彩丰富、复杂和多维的心理结构的同时，精彩地刻画出一个在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依然能够保持完整人性的人物形象。（Семенова 2000）

加兹达诺夫创作的独特之处在于他的存在主义倾向，这尤其反映在他后期的作品中。他的长、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在性格上均属于精神漫游者，他们在濒临死亡的现实和形而上之间游荡。这种漫游预示着人物的精神剧变。通常，书中人物的心灵无法触及周围的世界，世界对他们而言是模糊不清的。需要一个特定的情境，以使原来隐秘的东西显现出来。总的来说，加兹达诺夫的小说表述敏感，让读者可以感受到生活的气息以及每一瞬间的价值。

附注

- 1 <http://interlibrary.narod.ru/>
- 2 <http://news.xinhuanet.com/2006russia/2006-04/04>

参考文献

- [1]Газданов Г. И. Вечер у Клэр // С того берега: Писатели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о Росси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20~30 гг. кн. II. М., 1992.
- [2]Семёнова С. Экзистенциальное сознание в прозе Русского зарубежья: Гайто Газданов и Б.Поплавский[J] // 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 2000. №3;
- [3]王克千. 萨特存在主义剖析[J]. 哲学研究 , 1984(2).
- [4]王永奇. 浅析存在主义文学的基本文学[J]. 延安教育学院学报 , 2004(2).
- [5]何胜莉.世界的荒谬与个人的孤独——浅析存在主义文学观[J]. 成都电子机械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06(4).

Analysis of the Novel *An Evening with Claire* in the Aspect of Existentialism

DAI Zhuo-me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Russian emigrant writer Gazdanov tried to give his first existential depictions of human existence in his early works. These works are nar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first-person, and the people, places, events are all described with the narrator's deep feelings. The narrator's idea, as a vertical axletree, connects sometimes seemingly unrelated events in the narrativ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literary features of existentialism and expresses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of existentialism of the author.

Keywords: existentialism; liberty; death

作者简介：曾澄（1989—），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研究方向：文学翻译；戴卓萌（1963—），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收稿日期：2014-08-11

[责任编辑：刘 锰]